

主流 责任 贴心 实用

援藏期间,支教人把对故乡的牵挂与情感深深藏起,都藏进——

窗台上,那火红的一串红

1 “一串红”扎根青藏高原

在多数人眼里,李宗印是一个话不多,但看起来乐呵呵的年轻人。在28年的生命中,他在河南、山西、北京再到西藏辗转多处,因为他是一个自幼失怙的孤儿,从山西一所全日制全供的孤儿学校毕业,靠着国家助学贷款在洛阳师院读完大学。

“当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的时候,我一个孤儿能上大学,已经很幸运了,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?”2005年,李宗印大学毕业,为了回报社会,他来到了西藏昌都地区最偏远的边坝县。

“我在这里不仅扎根,都已经‘发芽’

了呢。”他笑着说。记者这才发现,电视机上摆着一张儿童照,照片上是他今年不到一岁的儿子。电视机旁是一张书桌,上面放着一盆在北方很常见的一串红,火红的花簇朝向窗外,和远处的雪山构成了一幅奇景。

不仅是李宗印,许多援藏老师的家里都摆着几盆花草,例如,袁凤春家里摆着一盆蝴蝶兰。这些花草都不是西藏原住民,而是援藏老师们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,这是在雪域高原上唯一与故乡有关的东西了。“毕业后就没见过牡丹了,真想明年回去看看啊。”袁凤春说。

2 一票难求的航班

这些援藏老师,只有在每年寒假时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,但是,回家的路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考验。

他们回家的方式只有汽车和飞机两种。最常规的是坐汽车,进藏之初,我们已经体会了其中的艰险。而从昌都到成都,每天只有一次航班,买机票实在太难。郭志峰说,有一次买完机票出来,他全身都湿透了,头发就像刚洗过一样,几乎能拧出汗水来。

2004年从洛阳师院毕业的蒲全花说,就算顺利拿到了机票,也要看“老天爷”的心情。2005年冬,由于暴风雪的缘故,航班频频被取消,蒲全花苦等了8天才踏上归途。

据说,邦达机场有好几个“世界之最”——海拔最高(4300米)、跑道最长(5公里)、距主城区最远(140多公里)以及环

境最恶劣。

在昌都地区教育局的帮助下,我们终于拿到了回程机票。离藏时,从昌都到邦达机场的140多公里路,铺着在当地难得一见的柏油路,被昌都人称为“高速公路”,沿途不时可见路旁树起的各色经幡,大多是车祸记录,本意为祭奠超度亡灵,无意间成了警示标志。从昌都县出发近两个小时后,我们终于坐上了飞往成都的航班,从机窗往下看,流转的白云下,隆起的红色山脉重重叠叠,不多时,雪山丛被厚厚的云层覆盖,云海只露出几个山尖,当真如《西游记》中西天仙山的景致一样。

一个多小时后,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,同样的路程,进藏时,我们坐汽车沿川藏线整整走了两天两夜。

3 回洛阳,他们还有心愿未了

有些援藏老师走的是滇藏线和青藏线,绕了大半个中国后,如果加上路途中遭遇堵车等意外,有的人要在路上走半个月才能回到家乡。他们中的一些人,历尽艰险,也要回母校做一件事——还清助学贷款。

毕业两年后,李宗印还清了助学贷款。每次回濮阳老家,他总要在洛阳站提前下

车,先到洛阳师院,在校园里走走,去看看当年帮助过自己的老师。他说他已经把洛阳当成了第二故乡。

我们从洛阳师院学生处了解到,去西藏支教的30多名学生中,超过1/3的学生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,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毕业两年内还清了贷款。



□记者 李砾瑾 通讯员 许建辉 霍绍昕 文/图

6年前,刚从学校毕业的他们才二十出头,带着香甜的青春气息来到西藏;6年间,他们燃烧了青春,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雪域高原。他们出身不同,性格不同,但他们都想家,都想妈妈。冬去春来,他们在西藏的崇山峻岭中,留下了足迹,更留下了无悔的青春……



昌都地区白云缭绕的雪山。



李宗印与袁凤春工作与生活的边坝县。

4 回家的欣喜与尴尬

昌都地区学校的寒假一般是1月和2月,除去路上花费的时间,他们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半月。

老家在偃师市城关镇杜楼村的杨丹丹说,上次她回家是在2008年,当时丈夫牵着她的手来到新都汇,看到繁华的街景,他俩兴奋地拍了不少照片,全然不顾周围人好奇的目光。

不过,每次回家后,他们既有重回故乡的欣喜,也有一些尴尬,因为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,西藏目前仍然和家乡有不小的差距。

郭志峰说,每次他回到位于洛龙区李楼乡的家中,总能感受到一些变化:有一次看到表弟用手机飞信发信息,可自己捣鼓了半天也没学会这新东西;在西藏,两个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动辄数十公里,而他在洛阳坐在一站一停的公交车上,总觉得不自然……

5 援藏,他们青春无悔

尽管归途多艰,尽管回到家中已不适应,但他们仍然跨越千山万水,就是为了和家人短暂相聚。

“你后悔过吗?”在采访的最后,记者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。

李红武的回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。毕业时,看了不少关于西藏的书籍,他发现那里教育很落后,于是满腔热忱地来到了西藏。当地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恶劣程度超乎他的想象,可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。

不悔,因为已选择;坚持,因为放不下。采访中,几乎所有人的想法都惊人的一致——一直干到退休,再回家乡。

一个人的青春有几个6年?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,可当面对这群援藏的年轻人,又变得如此复杂。

分别之际,大家在一个藏族同胞家里把盏话别,酥油茶的浓香溢满了小小的空间,我们与那些此生可能仅谋一面的藏族同胞们互致祝福,挥手告别。而在一边的李宗印,如真正的康巴汉子,熟练地割下珍贵的生牦牛肉,放入我们手中,这是藏族同胞款待宾客的极高礼节。

(相关视频见洛阳网)



入宿县秋冬季薄雾缭绕下的然乌镇。